

名家讲堂

万物有灵

——一位诗歌写作和研究者的诗性之旅



天岚，本名刘秀峰，1982年生于河北宣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研究生，曾参加《诗刊》社第三十一届青春诗会、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一届高研班。作品见于《诗刊》《中国作家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等，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。出版诗集《纸上虚言》《霜降尘世》《浮世记》。任河北省青年诗人学会副秘书长、河北省采风学会副秘书长、诗词委员会主任，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讲习所副所长兼秘书长，河北省城市传播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等。

□天岚

诗是水，语言是容器

诗不等同情感。情感是主观情绪对外部世界的宣泄与灌输，诗意是客观存在反射在人心的灵光。情感是个体的，是混沌的，诗是共性的，是清澈的。情感以人类生活为背景，诗则可以宇宙为庙堂。

诗不等同语言。有人说“诗歌是一场烈火，而不是修辞练习。”我觉得，诗是水，语言是容器。诗是冰火交加的元素流动与造型，是美的释放，是真理的代言，而语言则可能是赞歌、呻吟、翻拍式的描摹或道德审判书。

诗也不等同文人情调。不是小资，也不是复古。我更愿意认为它是沉积在血液里的生命密码，与生俱来，具有宿命、使命，具有不近人间烟火的孤僻和高贵。

诗的模样能否这样描述：

诗是重力也是浮力——是大地沉潜与天空虚无的呼应；

诗是生命力——是生命与死神的纠缠与和解，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；

诗是隐忍也是爱愿——不仅仅是同情、悲悯，而是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一切美好的存在，像热爱星空一样热爱虚无的宇宙，像忍受病痛一样承受生命带给我们的所有痛苦。

诗语秘境

万物合欢，滴水孤鸣。

时间深处，你永远在等待信使。再快的快递，都不能送来你想要的礼物。

在墓地上建筑，在泪光中欢笑。人类的繁衍如此，灵魂的救赎大概也是如此。

诗是什么？诗如咒，亦如图腾，只司召唤和安息之事。

所有的仪式，只为平息一场颅内的风暴危机。

诗的暗与亮

再次回望原点，来路混沌，却又让人心胸开阔。

古人云：“天含和而未降，地怀气而未扬，虚无寂寞，萧条霄霓，无有仿佛，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。”

在天地之间，生而为人，求物我分离，又求天人合一。

然而，我们仍寄身于天地之间，具体赋形，可直立行走，可蹦跳攀爬，可跪拜仰望，可歌可叹，可放浪形骸。

无线电波、微波、红外线、可见光、紫外线、X射线和伽马射线，我们只择0.7微米到0.4微米而视。

光怪陆离的世间，我们因具体而受困。我们看到光斑，也深陷幽暗。

诗是魂魄符咒上的最亮色的线条。其中有万物的真相，也有人间的善美，其照亮之处才是我的目击之物。

一首好诗，定是灵肉兼具、明暗兼顾，如一首安魂之曲，能载人远行，亦能带人踏上自由归途。

诗的幻与真

酒能醉人，诗何尝不是生命之酒？生命何尝不是一首醉人的大诗？

而诗该何为？诗人又该何为？

李白在《将进酒》道出了诗人的万古愁。

他说，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

我说，这是悲凉的醉话，也是取暖的醉话。

他说，我醉欲眠君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。

我说，相隔千年我们再见时，你已化作一杯酒，醉了江山，也醉了美人。

诗与酒相遇，故乡与异乡相遇，无数的我相遇，隔世的魂相遇。

然而，故土易失，人世洪荒，唯醉意永恒，一日长于百年。

“杯盏过头，敬日月，敬山河/唯独我敬的女人辜负了美酒。”

在酒里，冰与火相祭，色与空互证。人如窖池，陈酿千年。最后独自在酒杯里空转。

也是醉话，也是醉话。

“江山啊，他已来迟/铜镜里的美人已化作尘土//他说只有醉过，才敢再次归来/借午夜闪电，才敢冒昧喊出万物之名。”

宿醉之夜，我折断所有诗行返乡。已醒，未明，我被抛在驿站，不知所措。

我的失语与爱愿

“林木生长线以南，冬天更短了。”

“每片雪花都以一粒灰尘为中心，且具有六边对称性。但世界上却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。”

“乌林鸦在春天万物复苏时出现，然后像幽灵一样消失。”

这是《冰冻星球》的解说词。天地万物幽微的讯息，呼应着我的心跳。有启示，有召唤，有安慰。我分明能感受到广袤世界蓬勃的诗意，如植物劲发，如动物迁徙，然而我却常常不能语。

我相信万物有灵。或许，神灵就是宇宙中隐秘的因果链条，因兑因果，果又种下因。神灵就是万物间推心置腹的倾诉与依存。

“未曾哭过长夜的人，不足以语人生”，这是鲁迅先生的话。先生还说过：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。我看到先生的横眉间，分明是慈悲。

文本之谜，文本之魅

好的文本里一定藏着“转轮藏”，藏着柱梁榫卯斗拱飞檐。经得起多方位的推敲，经得起时间的淘洗，经得起良心的拷问，斯谓真言。

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安身之本、立命之本。

虽然，时光走到了拷贝复制的移动互联时代，文字可以轻易制造和贩卖，然而真正独一无二、货真价实的大文本，岂是金钱可以衡量？万物的灵魂画像岂可轻易描摹？

在赝品泛滥的时代，文本仍是一个作家的脸面和底线，只有对文本负责的作家才是体面的作家。

我一直在路上，在摸索，小心翼翼地言说。我害怕一条路走黑了，走空了，忘却了初心。

某日在书中读到“天地大道的归结处，必是空寂诗境”，心头一颤。

是的，万物归墟，你却沉醉于诗意的花园。别人都赶往还乡路上，你说牢笼破碎，这就是故乡。

一首诗改了又改，找不到它想要的模样。

我不知是诗成就了诗人，还是诗人成就了诗，或也许是相互成就，相互指认；只知道，在任性的涂鸦中，我毁诗一首，诗毁我半生。

想起海子的一句话——“诗歌是一场烈火，而不是修辞练习”，我只知，有时，火不可描摹。

如果可能，我愿意一辈子做哑巴诗人，只写好一首诗。

拜一块原石，最后自己也走进去。

作品赏析·诗歌

人就是这样

□申悦桐

人就是这样，
在冬天想念夏天。
想念夏天的烈日骄阳，
想念在泳池中畅游。

在夏天想念冬天。
想念冬天皑皑白雪，
想念在雪地里玩耍。

在春天想念秋天。
想念金黄的落叶铺满大地，
想念丰收的果实挂满枝头。

在秋天想念春天。
想念春天的生机勃勃，
鸟语花香，
想念春天的微风
轻轻拂过脸庞。

这首诗描绘了人心的“围城”状态：我们似乎永远在向往着与当下相反的季节，怀念着那些已经失去或尚未到来的美好。从内容上抓住“怀念”这个核心，探讨了人永不满足、自相矛盾的心态，从日常生活上升到哲理层面。要注意的是应避免单纯的复述，挖掘深层次的情感逻辑。

(点评 高英英)

塘边 与一枝荷对酌

□慕云

我有一方城池
就在眼前
被石头围成一个圈

风未来 你未动
风来时 你闪动盈盈双眸

你本是天地间一汪水
却被透明的杯困入牢笼
我没有权利把你裹入腹中
只看你一次次 淹没虚假
吞噬狂妄

在污浊的淤泥中生出一枝白荷
那是我前世
在门前祈祷的佛

此诗以一方石围城池为镜，映照出荷与“我”的微妙对话。那困于“透明杯”中的盈盈之水，实则隐喻灵魂受困的永恒境遇。最妙在转折处——当荷“吞噬狂妄”，于污浊淤泥中绽出“一枝白荷”，物象骤然升华：花茎化为通往来世的阶梯。这白荷，既是涤荡尘器的明净力量，更是对超越性存在的刹那顿悟。短短数行间，物质与精神、囚禁与超脱形成张力，在荷瓣开合的瞬间，完成了从具象池塘到形上净界的诗意飞升。

(点评 李洁夫)